



何以德阳

旌阳区黄许镇，绵远河静静流淌，无声地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沧海桑田的故事。河西岸，矗立着一座神秘而古老的城池，见证着两千多年前古绵竹的兴衰。这里就是绵竹故城遗址。

从1987年的初见端倪，到1995年第一块“绵竹城”砖重见天日，再到2004年绵竹城遗址的试掘、2015年的再次考古发掘，在考古工作者筚路蓝缕的苦苦追寻下，一段尘封的历史揭开神秘面纱，古绵竹的去向逐渐明晰。

在绵竹故城聆听

金戈铁马

的回响

A 文物普查中发现古代遗物，命名为“土将台”遗址

1987年10月，德阳市市中区袁家镇(后并入黄许镇)。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如火如荼地开展，德阳市市中区普查队队员在袁家镇走访中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：有村民先后在龙安村(现新龙村)绵远河边以及“土将台”(小地名)一带看见古代的砖石瓦砾、陶片、钱币等。这一发现立刻引起普查队的重视，他们随即前往展开实地调查。

该区域位于绵远河西岸二级台地上，紧靠河边，高出河面10余米，文化层距地表2.2米，厚0.6—0.8米，靠河边一带文化层已被河水冲洗，文化层内夹杂着大量砖、瓦、陶片，数量之多令人惊讶。普查队员采集了40余件陶器标本，颜色以灰陶为主，少量红陶和黑陶。器形有筒瓦、板瓦、陶罐等，表面或是绳纹、弦纹。根据其质地和纹饰推断属汉晋时期的文物。

因遗物分布面积较广，此次普查将该区域判定为汉代遗址，命名为“土将台遗址”。1990年由当时的德阳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B “绵竹城”砖惊现，古绵竹城呼之欲出

1995年10月，为整治采砂乱象，当地政府组织开展“江河管理宣传”活动。当时袁家镇广播站的夏洪辉与水管站、国土环保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绵远河周边巡回宣传。

一天中午11点左右，他们来到了宏恩村农科队对面的绵远河附近，夏洪辉突然看见沙石中有一块露了多半截的汉砖，比他平时看到的汉砖要大些。出于敏感和好奇，他用力把砖拔了出来，扫去四周的沙土，翻转查看，看到砖的一侧竟有文字，但他不认识。了解一点文物知识的夏洪辉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汉砖，决定不管有用无用，先拿回去给时任文化专干的肖道贵看看再说。

肖道贵看后认为这块砖颇有价值，并立即上报了上级文物主管部门。文物专家闻讯前来，一看，砖上的铭文“绵竹城”三个字赫然出现于眼前，立即欣喜若狂。这个重大的发现初步确认了该遗址即为汉晋时期的“绵竹城”。

1997年以后，又相继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、砖厂取土、采砂等过程中发现了数块“绵竹城”砖以及石提钱鱼俑、石武士俑、石虎、石狮础、石蛙础、板瓦、铜朱雀等汉代遗物。

C 首次试掘，南北城墙“浮出水面”断定了城址，那么城墙何在？

2004年9—11月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旌阳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。

由于遗址分布面积太大，且被农田和房屋覆盖，历经十多天艰辛勘探，却一直未能找到城墙遗迹。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在一户农家院内猛然看到院内“躺着”一块砖，急忙过去拾起一看，竟然也是“绵竹城”砖。他马上询问该农户：“这砖是哪来的？”农户不以为意，淡淡地指了指屋后的方向。刘章泽立马反应过来，大步流星冲回考古队，激动地向大家喊：“不用找了，就在土将台勘探！”

果然，在勘探过程中，土将台上的探孔大部分发现有砖及夯筑痕迹。所谓的“土将台”，就是“绵竹城”遗址北城墙的残垣。随后考古队又在南边的龙安村取土地发现一件“绵竹城”砖，并在砖厂取土断面发现了陶排水管。排水管暴露部分完整，呈圆筒形，长约30厘米，外径约15厘米，内径约13厘米，延伸入地层断面内。在上店子梁子勘探中发现有夯筑痕迹，夯土宽约30米，这里就是“绵竹城”的南城墙。

此次发掘，省、市、区三级文物部门选择了两个点进行试掘。一个点位于土将台，主要是确定并弄清楚城墙结构；另一个点在吴家院子，为城址内生活区，目的是找到一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。

“土将台”试掘点发掘面积为46平方米，发现北城墙大致呈东西走向，现存高度为1.5—1.7米，发掘的城



2015年绵竹故城遗址发掘场景。岳鹏供图

墙宽约20.7米。城墙北部边缘系包砖结构，包砖已坍塌，从解剖情况看，较有规律的砖有4层，为错缝平砌。砖的大小规格不一，有“绵竹城”砖、钱纹砖、五铢钱纹砖、“八”字纹砖、菱形纹砖、楔形纹砖等。夯土北部有修筑城墙之前挖的基槽，剖面大致呈梯形。

“吴家院子”试掘点发掘面积48平方米，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屋基址、灰坑等。其中一座房屋基址范围内共发现圆形柱洞5个，柱洞内为灰黑色土，包含有灰烬和碎陶片。屋外发现有廊道，保存较好，廊道均为竖立的板瓦片包边，这在目前其他地区已发现的遗址中也很少见，很有价值。另外还出土有两汉至三国时期的陶器、铜器、铁器、钱币以及角器等。

通过近20年的调查、采集、发掘等工作，汉晋“绵竹城”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，发现的系列实物证实了史志文献关于“绵竹城”的记载。其遗址位于黄许镇北3公里绵远河西岸台地，南距德阳市区15公里。遗址范围东、北至绵远河，西至狮子堰，南至尹家梁子—上店子梁子一线外延20米，形状大致呈不规则三角形。东西约长1200米，南北约长1000米，分布面积约60万平方米。

2005年公布为德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，原来的“土将台遗址”正式更名为“绵竹城遗址”。2007年7月，绵竹城遗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2004年绵竹故城遗址北城墙发掘现场。

D 再次发掘，发现各类遗迹近百处

为配合兰成渝输油管道绵远河穿越应急抢险改造工程，2015年8—9月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再次对绵竹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。

此次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，共发现各类遗迹97处，其中房基2座、灰坑90个、水沟4条、陶灶1个。出土遗物主要为两汉至蜀汉时期各类铜、陶、铁器，包括铜带钩、铜铃铛、铜弩机、钱币、箭镞、陶罐、陶碗、陶钵、陶盆、瓦当等。

“这次发掘和2004年的试掘，对绵竹故城遗址时代的结论一致，上限为西汉，下限为蜀汉。”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，原报告将遗址时代定为汉晋，认为“该遗址即为汉晋绵竹城”，“结合文献记载，我们认为‘绵竹城’部分城墙及包砖城墙的修建迟于蜀汉初期，至东晋逐渐废弃，从汉初设置绵竹县开始至东晋，‘绵竹城’一直作为绵竹县县治的所在地”。这基于当时对绵竹历史认知的偏差，东晋隆安二年(398)在今绵竹所在地置晋熙郡，被误认

为古绵竹的移治。事实上，古绵竹县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，北周(或说西魏)废入南阴平县，寻即(或说隋)并废入雒县。魏蜀“绵竹之战”对绵竹故城造成巨大破坏，其地位逐渐衰落，其后的绵竹治所或留或徙于史无载，现有考古材料也给不出更多结论。

2019年，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，“绵竹城遗址”更名为“绵竹故城遗址”列入其中。

E 曾是军事重镇，考古发掘揭秘真实的绵竹故城

绵竹故城在古代是成都平原的北大门，是江油越成都的必经之路。与隔绵远河相望的“绵竹关”(即鹿头关)控扼川陕古道，易守难攻，它们共同构成了防御成都平原的北部屏障，历代皆为军事重镇。汉末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很多重要政治和军事事件都与“绵竹城”有关。诸葛亮父子战死绵竹就发生在现在的黄许镇。

古绵竹地域主要为今旌阳区、绵竹市两地。《四川郡县志》载“绵竹……今绵竹、德阳二县地”。关于古绵竹地望，南朝梁李膺《益州记》最早指出“石于头二十里，即故绵竹县城，诸葛亮埋人脚战处也”。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“在县(绵竹)东五十里”，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益州记》并注“在县(德阳)北三十五里”。清道光《德阳县志续编》首次认定“汉治在今黄许镇”。刘章泽表示，地望研究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范围，而考古发现和发掘将真实的绵竹故城呈现于人们面前。

古绵竹自西汉建立，存续至北周，历时700余年。西汉时绵竹为广汉郡郡治所，东汉末益州牧刘焉曾将州治短暂徙绵竹。《三国志》载：“焉徙治绵竹，抚纳离叛，务行宽惠，阴图异计。”《后汉书》《华阳国志》等也有相关记载。蜀汉时分绵竹设立泉阳县，晋废，后复置。晋初绵竹县属属梁州新都郡，《晋书》称：“新都郡，泰始二年(266)置。统县四……雒、什方、绵竹、新都。”西晋太康六年(285)罢新都郡复为广汉郡。两晋之际，成汉政权据蜀30年，绵竹县为广汉郡所统。东晋绵竹县仍属广汉郡，东晋未境内设晋熙、南阴平等侨郡县。“绵竹之战”使绵竹故城遭受毁灭性破坏。古绵竹在频繁战争中不断走向衰落，南北朝时期原属广汉郡的绵竹县被南阴平侨郡所统。

日前，刘章泽等人完成科研项目《从绵竹故城遗址、金土村遗址研究到德阳政区史的重构》，从时空多个维度解析古绵竹去向与德阳历史发展脉络。绵竹故城遗址的发现揭示了西汉至蜀汉时期绵竹县治所的真实状况，对研究汉晋县一级建置沿革、布局、规模等提供了实物资料。2017年11月，由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四川师范大学课题组和绵竹市文管所联合开展绵远河·石亭江上游(绵竹)区域考古调查，发现了金土村遗址，后经考古研究人员调查、勘探和试掘，确认绵竹金土村遗址为分布面积10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汉晋时期遗址。刘章泽表示，绵竹故城遗址和金土村遗址考古发现，对进一步厘清德阳历史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本报记者 刘勋 刘春梅

岳鹏 邓丽

图片除署名外由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



绵竹故城遗址采集文物。



“绵竹城”铭文砖。